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從偷渡客到遊客、水貨客

郝鐵川

從偷渡客到眼下的遊客、水貨客，說明我們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發展中和發展後產生的問題。因此希望內地人和港人在不可能避免的交往中，遇到不可能避免的摩擦時，不要急火攻心、惡言相罵，而要理性視之，研究措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其中一個內地人深感不安的大問題就是偷渡客問題。關於深圳歷史上的「偷渡潮」，當年的客家山歌唱道：「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少。」不同時代的偷渡客，一方面為香港帶來新的動力（特別是滿足了香港製造業對青壯勞動力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為社會帶來很大壓力。各種公共建設都因人口的失控而失算。根據1981年的人口統計數字，香港仍有70萬人住在木屋區，大部分是1976年後逃來香港的難民。

試辦特區 遏止偷渡潮

1978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到廣東擔任省書記，到寶安調查及研究「偷渡潮」

情況。他直截了當地問了一名偷渡人士：「你為什麼要外逃啊？」偷渡人士回答：「香港比這裡好嘛，有工做，有錢賺。」隨後，習仲勳又問了一些鄉村幹部：「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外逃？」他們毫不諱言地說：「香港比內地好嘛！」習仲勳說：「看來外逃問題不僅僅是思想問題，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在他的努力下，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試辦特區，並確定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深圳建市，尤其是建立經濟特區之後，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寶安農民已經達到或超過香港新界農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兩地差距大大縮小。「逃港風」遏止，「偷渡潮」退落。偷渡，這個困擾寶安幾十年之久的「老大難」，終於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視察深圳鄉村，鄧榕對父親說，這裡的農民比您的工資還高呢。一位鄉村幹部激動地插話說，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好的生活，是您的改革開放決策英明。奔富路，我們別無選擇！老人家聽了默默點頭。

水客購物 有利亦有弊

內地人富了，不但不偷渡了，也有錢消費了，因而能夠在關鍵時刻支撐香港。2003年非典災難突如其來，香港頓時一片蕭條。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數年後回憶說：「香港失業率很高，已達8%以上，還有我們的GDP不上不下，這是我們很多年沒有發生的事情，這時香港人已對自己沒有信心，對前途也失去了信心。」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了！兩招激活了香港經濟，一是自由行，二是CEPA。全世界都知道，刺激經濟最快的措施就是旅遊。每年內地來港的遊客有數千萬之多，香港中文大學楊汝萬教授曾對記者說，內地遊客「對香港產生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對香港的經濟

恢復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CEPA也是如此，董建華曾說：「CEPA的簽署對香港信心的恢復是關鍵性的，信心的恢復與經濟的活力是有直接關係的。」

內地人富了，消費能力提高了，「吃得飽」問題解決了，就開始要求「吃得好」。因而對質量有保證、運輸成本較低的香港商品情有獨鍾，這就產生了水貨客問題。這一問題與內地人富裕有關，還與CEPA、經濟全球化有關。

應該承認，內地遊客的急增、水貨客的狂購，對香港是一種正能量，但如果不加以宏觀調控，無疑會對港人眼下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理性研究 想辦法調控

但回顧當年「偷渡客」問題的解決，我們也應該完全有信心能夠處理好遊客急增、水貨客狂購帶來的負面問題。短期可以採取一些政策加以疏導、控制和調節，遠期則相信內地能通過提高人民的質素、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等措施，逐漸減少對港

商品的過度依賴。

從偷渡客到眼下的遊客、水貨客，說明我們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發展中和發展後產生的問題。一個問題解決了，還會冒出新的問題，人生就是一部問題解決史。發育、上學、就業、房子、戀愛、結婚、生子、養老，問題不斷，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沒有过不去的關口，「痛並快樂著」，這就是人生！因此希望內地人和港人在不可能避免的交往中，遇到不可能避免的摩擦時，不要急火攻心、惡言相罵，而要理性視之，研究措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本文轉載自2013年2月13日《新報》)



郝鐵川

廉政香港不容抹黑

單志明 浙江省政協委員

港台屈陳淨心「爆粗」居心叵測

卓偉

香港既有制度五十年不變，不過部分香港人仍搞不清楚甚麼是香港的制度，國際社會上更有不少外國人搞不清楚甚麼是「一國兩制」。10年前，我曾以特區護照到訪意大利羅馬，在入境部門辦理入境手續期間，意籍入境人員拿著我的特區護照查看良久，始終不明白「一國」為甚麼有「兩制」，後來我再拿出白金信用卡，入境人員才讓我入境。

練乙錚文章影響惡劣

香港的自由和廉潔度全球名列前茅，但是《信報》的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在沒有證據之下，竟在文章中指控特首梁振英「涉黑實可雙規」，誹謗他是「紅色父系和黑色母系結合的產物」、「香港黑道化」云云。當部分外國人對「一國兩制」、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仍茫無頭緒之時，那麼，部分外國人難免也會受到練文影響而誤信香港「黑道化」了，馬上會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斯等貪腐人物聯想起來。所以，有關練文對特首的指控如不嚴肅處理，勢將影響香港形象。

《信報》如今第一時間發聲明致歉，總算有了交代，澄清了香港既有制度仍然成熟，運作良好，許多《孤星淚》時代的悲慘狀況已不復見。我是《信報》30年讀者，該報總編輯陳景祥先生，有許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例如這次致歉聲明，提醒讀者應了解情況和文章指控是否屬實，「不應輕率達成任何結論」，並向國際社會澄清了香港仍是廉潔社會，特區政府不是「黑金交易」政府，國際投資者大可放心來港投資。事實上，梁振英在公平公正情況下以票選方式當選特首，獲得市民認同，在選舉期間所



單志明

公民黨才是真正的「香港黑金」

現在仍有人不理解及不認同《信報》就練乙錚文章發聲明致歉，甚至認為誹謗特首不算什麼大不了的，這反映香港仍然存在一批思想僵化封閉的愚昧人士，對回歸15年來取得的巨大成績恨得失去理智。一位專欄作家說，現時郵差派信只需從一輛停在門口的郵車上拿出郵件，走一段不到二十步的路，便可輕鬆地把信件派好，而在他少年的港英時代，他卻見到滿頭白髮的郵差叔叔在他家樓梯旁喘氣，把沉甸甸的郵包掛上肩膀，頭也不回繼續上路。所謂見微知著，從中可以看出兩個時代的分別。殖民時代的「黑金政治」當然會拖慢香港發展，但是今天許多黑心人卻希望香港仍是「黑金政府」，企圖在香港「受災」中撈取黑心利益，其實，公民黨「黑大狀」利用港珠澳大橋撈取巨額律師費，才是真正的「香港黑金」。香港市民應及早醒覺，齊心合力鏟除這些「黑心奴」。

梁振英上任以來，為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民生作出重大貢獻。他為維護香港的國際聲譽，敢於向抹黑者發律師信，正正是捍衛香港利益的大智慧表現。

有必要做這些小動作嗎？而且，港台此舉也是居心叵測，因為一般人如果沒有仔細看舉整個節目，聽過嘉賓發言的上下文理解，根本不知道陳淨心的真正說法，但在港台「哪」聲之後，大多數人都肯定有一個觀感，就是陳淨心說了粗口，這不啻是對其人其組織的嚴重污蔑。

如果不是有人之後在網上放上當日的完整片段，讓市民了解她的發言，陳淨心肯定要為此蒙上清白之冤。港台此舉是否想移禍江東，轉移外界對其協助鼓吹「港獨」的指控；又或蓄意抹黑愛國愛港人士，為一班反對派憤憤提供彈藥，實在令人懷疑。正如陳淨心其後在論壇上留言指：「我只是小小一個愛國愛港市民，言論竟足以令港台用『哪』聲抹黑，令反對派群起鬪攻。」這說明港台不但在主持風格上偏頗，在後期製作上也是一貫之，否則這如何解釋對陳淨心的無心之言也要「哪」聲處理；相反對於「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代表大模大樣的在節目上鼓吹「港獨」，李鵬飛之流竟以「你知唔知港台編輯自主和有言論自由」為其開脫，港台的立場未免太過明顯吧！

市民不禁要問，究竟協助反對派造勢、為「港獨」提供宣傳平台、打壓愛國愛港人士，是否就是港台的編採方針？如果是的話，政府又有什麼需要每年以大眾公營營運一個反政府、反中央，而且內部混亂、一場糊塗、貪污頻生的電台，這樣一個電台究竟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這是市民應該深思的。

梁國雄迫何俊仁辭職補選所為何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社民連、公民黨、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近日有兩大動作：一是提出由公民黨核心成員鄭宇碩成立一個新的平台，名為整合實為網羅反對派各個政黨；二是激進反對派多個頭面人物如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相繼發聲，點名民主黨何俊仁應該在政改方案討論時辭職再發動補選，讓市民可以就政改方案表態云云。其如意算盤一方面是要把民主黨推向激進路線，保住手上三分一的否決權，以免被政府逐個游說擊破；另一方面由民主黨負責辭職補選，出錢出力幫忙抬轎，激進派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因此，他們自然卯足全力迫使何俊仁辭職，從中撈取油水。不過，何俊仁辭職對民主黨一點好處都沒有，相反激進派卻可以不斷壯大，相信何俊仁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日前大篇幅刊出了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的訪問，當中提到政改之爭時，他突然點出何俊仁的名字，說「何俊仁一個人辭職已可啟動公投啦……應先發動一個五區公投運動，等香港人表態，又容易統計到民意。如果有100萬人投票，有27名議員總辭，唔係震撼係乜呀，股市最少都跌5000點啦！」梁國雄在「五區公投」之後視民主黨如仇人，而民主黨也沒有明確表示會參與「辭職公投」。梁國雄突然點出何俊仁名字，明顯是有施壓的意味，目的是將民主黨網羅起來，為他們抬轎。

迫何俊仁辭職一石兩鳥

事實上，社民連、公民黨、人民力量等激進派近日有兩大動作：一是提出由公民黨核心成員鄭宇碩成立一個新的平台，名為整合實為網羅反對派各個政黨，並且儼然有以公民黨馬首是瞻之態。不要忘記之前的普選聯席當正副召集人的是教協馮偉華和民主黨的黃碧雲，現在改由鄭宇碩牽頭原因不說自明；二是激進派多個頭面人物，近日竟然相繼發聲，點名民主黨及何俊仁應該在政改方案討論時辭職再發動補選，讓市民可以就政改方案表態云云。然而，單計公民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所擁有的議席，自行辭職策動全港性補選已是足夠有餘，而且民主黨上次已表示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什麼現在卻要不斷迫使何俊仁辭職呢？

筆者認為激進反對派有兩個目的：一是要把民主黨推向激進路線，保住手上三分一的否決權。政改之爭的主動權在於哪一方可掌握立法會三分二議席，激進派知道要左右大局，必須將民主黨等立場取向較為溫和的黨派網羅在一起，迫他們共同進退，以免被政府逐個游說擊破。而針對當年的普選聯席由民主黨等掌控，激進派根本難以控制，於是現在就提出由鄭宇碩牽頭一個新的平台，就是要搶佔先機將各個政黨綁在一起。其中，民主黨的取向將極為關鍵，所以激進派不斷向民主黨施壓，要何俊

仁表態，甚至發動支持者寄信迫他們參與「公投」，就是要令民主黨向激進派靠攏，與他們合流，對政改討論擺出一副對抗的態度。

民主黨將兩面不是人

二就是從自身利益着想。要再發動一次「五區公投」，所需的人力物力不菲，公社兩黨汲取了上次的經驗，知道同時進行五區的「補選公投」，單靠激進派的力量未必能夠支持。相反，通過「超級區議會會議席」議員辭職，只需要一人辭職，不必五人同時斷水斷糧，成本大大減輕。當中，民協馮檢基肯定不會主動放棄議席，所以他們便集中精力游說民主黨議員尤其是何俊仁。如果何俊仁真的參加，屆時激進反對派既不用自行辭職浪費薪津福利，也有民主黨的選舉機器幫忙抬轎，讓激進反對派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因此，他們自然卯足全力迫使何俊仁辭職，而他們則可撈取油水。

不過，民主黨至今都對外表示不認同上次「五區公投」，對於支持政改一事，新任主席劉慧卿仍表示決定正確，如果何俊仁突然表態參與「辭職公投」突然變為主動參與呢？他們又怎樣讓何俊仁是新的香港「民主之父」，但民主黨的立場卻相當尷尬。試問他們怎樣說服中間的支持者接受他們翻來覆去的立場？怎樣接受他們由大力反對「公投」突然變為主動參與呢？他們又怎樣對得起司徒華呢？何俊仁辭職對民主黨一點好處都沒有，相反激進反對派卻可以混水摸魚，並且不斷壯大，而民主黨卻是兩面不是人，有一點政治智慧的人都不會自投羅網，相信何俊仁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

要在東海給日本立規矩

羅援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

據報道，日本政府決定不對外公佈自衛隊「所搜集的」就中方艦船使用火控雷達進行照射的相關證據。最近，日本惡人先告狀，將火控雷達照射事件炒炒愈烈，這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這一事件反映了日本軍政要員軍事常識的匱乏。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稱「1月30日10時日本『夕立』號護衛艦在東海公海海域遭中國護衛艦火控雷達瞄準，當時兩艦相距3公里」。3公里意味著什麼？這是可視距離，肉眼都能看得見，艦載火炮不用雷達指示目標，直射都可以打得對方，中方向必要開火火控雷達？如果雷達是為導彈指示目標的，那麼，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會知道，3公里是導彈射擊的死角盲區，這麼近的距離，導彈發射後，助推裝置在1至2公里的距離內剛剛脫落，導彈正處加速階段，導彈上的翼面和自導頭尚未發揮作用，即便火控雷達照射，導彈也無法有效尋的，怎能構成威脅，誰會幹這麼傻的事？日本政要即使造謠，也應該找一個專業點的人來說事。如果美國人也信這套謊言，那麼在專業理論界將會貽笑大方。

只許日本挑釁 不許我們自衛？

其二，軍機、軍艦都這麼近距離對峙了，我們的軍艦還不進行警戒、警告，那就是失職。須知偵察、警戒雷達和火控雷達是兩碼事，前者要進行全方位、遠距離、大面積的搜索；後者要在前者提供的概略目標的基礎上，進行定向、定點的精確鎖定。兩者的雷達波長、波瓣都是不一樣的，日本軍方長期對中國進行電子偵察、情報搜集，對此應該心知肚明。再說，日本的軍機、軍艦在我艦艇編隊附近進行抵近偵察，我們的軍艦難道只能聽之任之，束手待斃嗎？如果連搜索、警戒雷達都不能開啟，那不是等著挨打嗎？須知日本剛剛揚言要對我國進行警告射擊，誰知道打過來的是實彈還是警告彈？我們不能不防。即便日本發射的只是警告彈，它好歹也是個物理威脅；而即使我們用搜索雷達進行照射，充其量也只是個光電警告。誰的危險性更大，明眼人一看便知。

其三，如果發生擦槍走火事件，責任到底在哪方？毫無疑問，肯定在日方。我們的艦艇編隊在國際水域進行正常訓練，日本憑什麼要進行抵近偵察，又憑什麼要對我們正常的航行進行干擾？而且這種干擾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據不完全統計，日

本飛機對我國的抵近偵察，每年都在500多架次左右，對我國的訓練干擾更是家常便飯，日本的軍艦經常在我國編隊航線上進行尾隨跟蹤，採取蛇形干擾，甚至縱向干擾，任何國家的軍艦都會把這種行為視為軍事挑釁。日本軍機還經常玩一些危險動作，最近它的F15J戰機距離我國8巡邏機翼間距離只有5米，稍有差池就會機毀人亡。

誰規定只許日本挑釁，不許我們自衛？應告訴日本，這次我們沒用火控雷達照射你，是便宜了你，這次沒照射，不等於我們以後永遠不照射，只要你對我構成威脅，在適當的距離內（不會是日本編造的3公里死角內），我們就要對你進行警告、驅趕，再不聽，我們就要用火控雷達直接鎖定，你敢做出危險動作，我們堅決自衛，決無商量的餘地，戰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被動就意味着挨打。憑什麼東海的遊戲規則只能日本一家說了算，又要設防識別區，又要打警告彈，日本要知道，設防識別區不是日本人的專利，打警告彈也不是日本人的特權，我們也可設防識別區，我們也可打警告彈。

在東海，我們要給日本人立規矩——遠離中國的安全範圍！（本文轉載自《環球時報》）